

21862

屠格涅夫戲劇集

落魄

李健吾譯

平明出版社

歐陽涅夫劇集

落 魄

歐陽涅夫 著

平 明 出 版 社

屠格涅夫戲劇集一

落

魄

李 健 吾 譯



平明出版社刊行

• 1953 •

原書名 Plays
著者 Ivan Turgenev
英譯者 M. S. Mandell
出版者 William Heineman LTD.,
London, 1923.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新譯文叢刊
屠格涅夫戲劇集一
落 魄

著者 俄·屠格涅夫
譯者 李 健 吾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

永立印刷所印刷 新時代訂書作裝訂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定價人民幣九千元正

1951年6月初版 (2501—5500冊)
1953年7月再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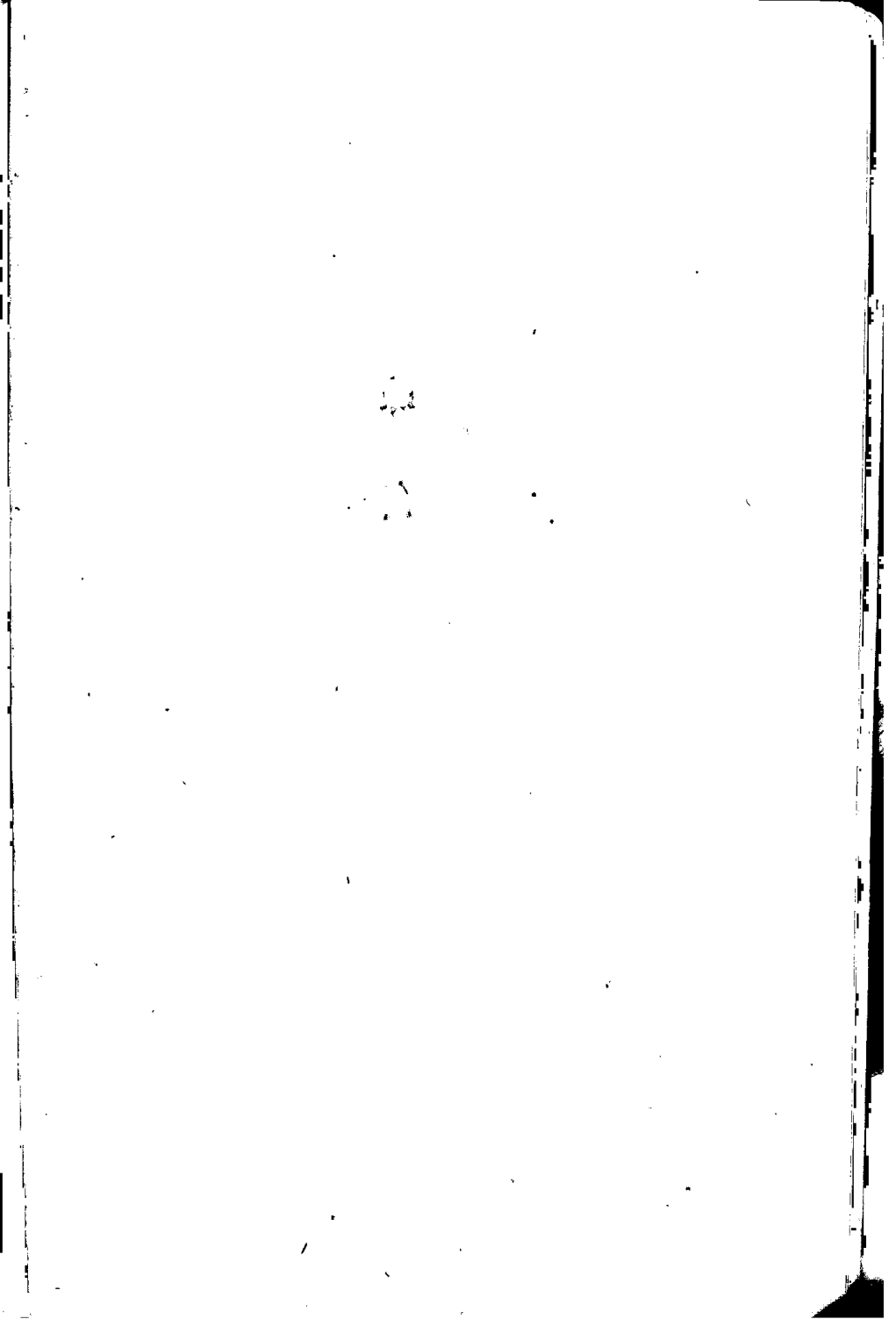
〔文學·藝術〕 〔定價頁278〕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目次

疎忽	一
落魄（獨幕喜劇）	六
什麼地方薄什麼地方破（獨幕喜劇）	一四
後記	三三

疎
忽



人 物

黨·巴耳塔沙爾·代斯士芮日^① 五十五歲。

黨娜·道勞萊絲^② 他的太太，二十七歲。

黨·怕布勞·桑格賴 他的朋友，四十歲。

黨·辣法耳·德·魯納 三十歲。

瑪爾嘎芮塔 女僕，五十九歲。

① 「黨」即西班牙先生或老爺的稱謂。

② 「黨娜」即西班牙太太或者夫人的稱謂。

第一景

巴耳塔沙爾的鄉邸前面，●一條街景。房右是一堵石垣，房子是兩層樓，有陽臺。陽臺底下是橄欖樹和桂樹。黛娜·道勞萊絲坐在陽臺上面。

(靜了一時以後)

道勞萊絲 我簡直無聊透了——我沒書唸；我不懂得繡子上頭繡花，我也不敢離開家。我一個人待在這兒怎麼着才是到花園子去？才不！花園子膩死我啦。再說，這兒在這

● 地點應當在西班牙的京城馬德里附近。

地方，我丈夫罵過我；那兒，在那地方，他禁止我朝窗外頭看；靠近那棵樹底下，他對我求過婚；一樁一樁想起來，有什麼開心的？（嘆息）噯，我遭到的事呀，數這嘔心啦……

（默思着，過了一時，歌唱着）塔拉——拉——拉；塔拉——拉——拉；過來一個女街坊……多美的一個黃昏！多香的空氣！沿着普辣道散步，跟一個什麼溫文爾雅的年輕人，可真寫意啦。聽着一個愛慕的人的聲音，不是我……（她向四外望了望）的衰老發沙的聲音，可真稱心啦。我同他一道兒回到家；他鞠躬，也許請我拿手給他。我呀，不摘掉手套，香也就只讓他香這——（她指着她的手指）……星星真美！我今天比平常都消沉，我真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我想，要是我丈夫穿得時髦點兒，要是他戴一頂有白羽翎的帽子，披一件絲絨一口鐘靴子，有刺馬距，跨着一口劍——說實話，我想我就許愛他……自然嘍，我得承認，他太老，胖也胖得邪行……他總穿

● 普辣道：馬德里著名散步的地點。

着那件破舊的黑西服，永遠不改樣子，老是那頂帽子，老是那根掉了色的紅羽翎。（默思着）嘍，現下，我自己就不很怎麼年輕了。眼看我就二十七了。我嫁了七年，就根本跟沒活過一樣。怎麼我就從來沒遇到點兒意外的岔子？四鄰全把我看成一位模範太太，可是我幾時拿這擱在心上來的嘍，主，饒恕我，我怕我在犯罪哪。人趕上一陣子憂鬱呀，腦磕裏頭就出花樣。我這一輩子真就這樣子過掉，就老這樣子單調？我真就見天兒早晨得拿掉我丈夫的睡帽，爲了這個活兒讓他香一回？我真就見天兒黃昏得看那受不了的，那可恨的桑格賴？瑪爾嘎茵塔？真就永生永世看着我？救救我，嘍，主！因爲我怕這種生活。她走開了一小時，留下我一個人，謝謝上帝！我覺得自己守婦道；我覺得世上沒事……是呀，世上就沒事能夠說動我出賣我丈夫。那麼，他爲什麼不該答應我見見客人，至少偶而有上幾回……他們拿頂陰沉，頂重頂老的書給我唸！我一輩子只有一回，我記得，還是在道院的時候，我搞到了一本漂亮小書。嘍，那本書可美啦！是一本小說，用書信體寫的。一個年輕人寫給他心愛的姑娘——先

用散文寫，後來用詩寫。嗚，主，我單只收收這樣的信也就成啦！不過，不可能。我們住在頂沉悶的……嗚，單只有人湊巧在這兒轉悠轉悠也就好啦！

辣法艾耳 （快步從陽臺底下走出）您要怎麼着，美麗的太太？

〔道勞萊絲跳起，驚懼，站着一動不動。〕

辣法艾耳 （深深一躬）太太！愛慕你的人，卑下，充滿了尊敬，一直在等着一聲回答。

道勞萊絲 （聲音顫抖）什麼……愛慕的人！我是頭一回看見你。

辣法艾耳 （旁白）我也是頭一回。（高聲）太太！我愛你愛了好久。我說到那兒去啦！

——愛你？我是熱烈地，盼望地愛上了你！你從來沒有注意到我，不過，這是因為我一直想法子說什麼叫你也別看見我。我害怕引起你丈夫的疑心，對我們中間一個人有了疑心。

〔道勞萊絲打算走開。〕

辣法艾耳 （缺望地）你想走開就是才剛，你在抱怨你的寂寞，你的憂鬱！原諒我，不過，

你要是個個兒相識全迴避，你怎麼可以指望拿你的憂鬱幫自己去掉！不錯，我們在一種特別極了的方式之下認識，可是，這有什麼？我敢說，你跟你丈夫是在一種極平常的方式之下認識的。

道勞萊絲 說真的，我不知道……

辣法艾耳 （懇求地） 噯，[！]！請，[！]！停住。你要是單只知道……

〔他嘆氣。〕

道勞萊絲 可是你有什麼地方能夠看見我？

辣法艾耳 （幾乎聽不見） 噯，天真的小鴿子！（高聲）什麼地方？你問什麼地方？這兒，不光只這兒，也還在那兒——（拿他的手指指着房子）——那兒！（向自己）我

一定拿她搞糊塗啦。

道勞萊絲 不可能。

辣法艾耳 聽我講；你不知道我。你不知道我踢開些什麼樣的危險；我有多少回犧牲我

的名聲，我的性命，一切都爲我想看你一眼，那怕隔着挺遠——看你，聽你的聲音，或者——（放低他的聲音）——或者愛慕你，或者折磨自己，只因你平平靜靜地睡着。（向自己）有你的！

道勞萊絲 你吓壞了我。（哆嗦着）噯，主，我想我聽見瑪爾嘎芮塔的聲音。

〔打算走開。〕

辣法艾耳 別就走開，美麗的太太，別就走。你丈夫不在家，是？

道勞萊絲 不在。

辣法艾耳 你就想想看，你單只這麼一站，你就讓別人——這人就是我——那樣幸福

——一句話，最大的幸福！就別心狠啦；待下來，我求你！

道勞萊絲 不過，原諒我——人家就許以爲……

辣法艾耳 他們有什麼好以爲的？難道這不是一條人來人往的街？人人不有權利在這

街上走路？我走——（走着）——忽然我變了心思，打轉悠——（轉悠）這有什麼

麼好怕的——或者可疑的？我喜歡這個地點……你坐在陽臺上面。你喜歡在外頭坐。誰能夠禁止你坐在自己的陽臺上面？你在往下看；你在想心事；街上有什麼事，你一點點也不注意。我並不要你跟我講話，雖說你肯俯就的話，我是一百二十分地感激，你就坐在那兒好了，我走來走去地愛慕你。

〔開始漫步。〕

道勞萊絲（幾乎聽不見）嗶，上帝嗶，上帝！我這是怎麼的啦！我的心燒得幌。我簡直出不來氣。我怎麼也想不到會遇到這樣……

辣法艾耳（輕悠悠地唱着）

甜蜜的愛永遠不來，

沒了它，我就要死……

沒了它，我要憔悴，

憔悴，怨望，嘆氣——

可是愛呀永遠不來，

甜蜜的愛永遠不來。

道勞萊絲（聲音弱弱的）先生……

辣法艾耳 太太……

道勞萊絲 真的，我想，你頂好還是走罷。我丈夫，黨·巴耳塔沙爾，頂愛吃醋……而且我

愛我丈夫。

辣法艾耳 噯，我相信。

道勞萊絲 你相信？

辣法艾耳 我想你方才說你怕你丈夫來的？

道勞萊絲（窘）我……你沒……可是我現下不是一個人在這兒。那個乖戾的老瑪